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世說新語 假譎第二〇七

1 魏武少時，嘗與袁紹好為游俠。觀人新婚，因潛入主人園中，夜叫呼云：「有偷兒賊！」青廬中人皆出觀，魏武乃入，抽刃劫新婦，與紹還出。失道，墜枳棘中，紹不能得動。復大叫云：「偷兒在此！」紹邊迫自擲出，遂以俱免。 2 魏武行役失道，三軍皆渴，乃令曰：「前有大梅林，饒子，甘酸，可以解渴。」士卒聞之，口皆出水；乘此得及前源。

3 魏武嘗言：「人欲危己，己輒心動。」因語所親小人曰：「汝懷刃密來我側，我必說『心動』，執汝使行刑，汝但勿言其使，無他，當厚相報。」執者信焉，不以為懼，遂斬之。此人至死不知也。左右以為實，謀逆者挫氣矣。

4 魏武常云：「我眠中不可妄近，近便斫人，亦不自覺；左右宜深慎此！」後陽眠，所幸人竊以被覆之，因便斫殺。自後安眠，人莫敢近者。

5 袁紹年少時，曾遣人以劍擲魏武，少下，不著。魏武揆之，其後來必高。因帖臥牀上，劍至果高。

6 王大將軍既為逆，頓軍姑孰。晉明帝以英武之才，猶相猜憚，乃著戎服，騎巴賈馬，齎一金馬鞭，陰察軍形勢。未至〇餘里，有一客姥，居店食，帝過謁之，謂姥曰：「王敦舉兵圖逆，猜害忠良，朝廷駭懼，社稷是憂。故劬勞晨夕，用相覘察。恐行跡危露，或致狼狽。追迫之日，姥其匿之。」便與客姥馬鞭而去。行敦營匝而出。軍士覺，曰：「此非常人也！」敦臥心動，曰：「此必黃鬚鮮卑奴來！」命騎追之。已覺多許里，追士因問向姥：「不見一黃鬚人騎馬度此邪？」姥曰：「去已久矣，不可復及。」於是騎人息意而反。

7 王右軍年裁〇歲時，大將軍甚愛之，恒置帳中眠。大將軍嘗先出，右軍猶未起；須臾，錢鳳入，屏人論事，都忘右軍在帳中，便言逆節之謀。右軍覺，既聞所論，知無活理，乃剔吐污頭面被褥，詐孰眠。敦論事造半，方憶右軍未起，相與大驚曰：「不得不除之！」及開帳，乃見吐唾縱橫，信其實孰眠，於是得全。於時稱其有智。

8 陶公自上流來，赴蘇峻之難，令誅庾公；謂必戮庾，可以謝峻。庾欲奔竄，則不可；欲會，恐見執；進退無計。溫公勸庾詣陶，曰：「卿但遙拜，必無它；我為卿保之。」庾從溫言詣陶；至，便拜。陶自起止之，曰：「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衡？」畢，又降就下坐。陶又自要起同坐。坐定，庾乃引咎責躬，深相遜謝。陶不覺釋然。

9 溫公喪婦，從姑劉氏，家值亂離，唯有一女，甚有姿慧；姑以屬公覓婚。公密有自婚意，答云：「佳婚難得，但如嶠比，云何？」姑云：「喪破之餘，乞得粗相存活，便足慰吾餘年；何敢希汝比？」卻數日，公報姑云：「已得婚處，門地粗可，婿身不減嶠。」因下玉鏡臺一枚。姑大喜。既婚，交禮，女以手披紗扇，大笑曰：「我固疑是老奴，果如所卜！」玉鏡臺，是公為劉越石長史、北征劉聰所得。

10 諸葛令女，庾氏婦，既寡，誓云：「不復重出！」此女性甚正彊，無有登車理。恢既許江思玄婚，乃移家近之；初，誑女云：「宜徙。」於是家人一時去，獨留女在後。比其覺，已不復得出。江郎暮來，女哭誓彌甚，積日漸歇。江虧暝入宿，恒在對牀上；後觀其意轉帖，彪乃詐厭，良久不悟，聲氣轉急。女乃呼婢云：「喚江郎覺！」江於是躍來就之，曰：「我自是天下男子，厭，何預卿事而見喚邪？既爾相關，不得不與人語。」女默然而慚，情義遂篤。

11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，與一僮人為侶，謀曰：「用舊義往江東，恐不辦得食。」便共立「心無義」。既而，此道人不成渡。愍度果講義積年。後有僮人來，先道人寄語云：「為我致意愍度，『無義』那可立？治此計，權救饑爾！無為遂負如來也。」

12 王文度弟阿智，惡乃不翅；當年長而無人與婚。孫興公有一女，亦僻錯，又無嫁娶理；因詣文度，求見阿智。既見，便陽言：「此定可，殊不如人所傳；那得至今未有婚處？我有一女，乃不惡；但吾寒士，不宜與卿計，欲令阿智娶之。」文度欣然而啟藍田云：「興公向來，忽言欲與阿智婚。」藍田驚喜。既成婚，女之頑嚚，欲過阿智。方知興公之詐。

13 范玄平為人，好用智數，而有時以多數失會。嘗失官居東陽，桓大司馬在南州，故往投之。桓時方欲招起屈滯，以傾朝廷；且玄平在京，素亦有譽。桓謂遠來投己；喜躍非常。比入至庭，傾身引望，語笑歡甚；顧謂袁虎曰：「范公且可作太常卿！」范裁坐，桓便謝其遠來意；范雖實投桓，而恐以趨時損名，乃曰：「雖懷朝宗，會有亡兒瘞在此，故來省視。」桓悵然失望；向之虛佇，一時都盡。

14 謝過年少時，好著紫羅香囊，垂覆手。太傅患之，而不欲傷其意，乃譎與賭，得即燒之。